

# 哪个“金农”更像金农？

## ——兼说费丹旭的肖像画

■徐惠林

前不久，“山林气象——金农特展”在浙江美术馆，而期间的两件“金农像”展品，很是引人注目。

一幅罗聘笔下的《冬心先生(金农)像》，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此画抓住金农秃头大脑门、胡须连卷、服装简朴的特征，突现了金农淡定从容、嗜奇好古而又落拓不羁的性格。头部轮廓以淡枯笔勾勒，人物皮肤皆施淡赭色。胡须显杂乱施白粉，并以浓墨粗线条勾勒衣纹轮廓，以强劲扎实的点子积成线条，构成粗布条纹玄色衣衫的效果，线条古朴生拙。

另一幅是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金农自画像》。据《冬心先生自写真题记》记载，金农至少画过8件自画像，但目前传世的自画像仅有一件。《金农自画像》，作于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金农73岁之时。此画最跳眼的，也是金农一幅“秃头大脑门”尊容。画中，老者身着布衣，持杖侧身而立，姿态笃定，神情超然。其头部有一些肖像画特征，浓密的长髯，细细的发辫，矍铄的双目，真实传神地描绘出金农本人奇倔傲世的性格特征。

罗聘是“扬州八怪”里最年轻的一位，24岁拜入70岁的金农门下，成为金农日后最得意的弟子。罗聘的《冬心先生(金农)像》与金农的“自画像”，一定有某种渊源，此下不深究展开。

无论是罗聘的“对人速写”，还是金农的“对镜自画”，但因他们都是写意、文人画家，迄今并没有金农留下的摄影照——金农生卒年在1687年—1763年，而直到1844年，法国海关总检察官于勒·埃及尔(Jules Itier)才将摄影术第一次带入中国，故作品没法与照片反映出的金农真实相貌对比；如果讲“写实”“逼真”，古时的“肖



费丹旭 金农像 22.8x15.3cm 1832年 浙江省博物馆藏



金农 自画像轴 131.3x59.1cm 1759年 故宫博物院藏

像画”，相对来说更接近本人的容貌。正巧，笔者近期搜检资料，发现了若干清末湖州画家费丹旭所画之白描肖像画，其中就有一幅金农的画像。这幅白描《金冬心先生像》，目前也作为册页中的一页，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学者朱万章在《金农和费丹旭白描肖像画研究》中称，“在金农白描《自画像》完成的73年后，与金农同为浙人的画家费丹旭也画了一件金农白描画像，可谓与金氏遥遥相契。”费丹旭所绘金农画像，实与杭世骏(1695—1773)、厉鹗(1692—1752)以及丁敬画像合为《杭郡四先生像册》(又称《四先生画像》)。在丁敬画像上有作者题识“丁研林先生像，壬辰冬十月费丹旭摹”，钤朱文方印“丹旭”。据此可知画像作于清道光十二年(1832)，费丹旭时年31岁。在金农画像上，费丹旭以隶书题识曰

“金冬心先生像”，钤白文方印“丹旭印”。作者描绘金农身着长袍端坐于石上，右手抚石、左手拈须，神态安闲。其白描有高古游丝描，亦有曹衣描，在行云流水的笔触中表现出纯任自然的传神之功。从金农的形象看，当为其盛年小像。有论者称费丹旭“间以长头紫毫画尺余长柳丝，有颜筋柳骨之妙，人不能学”，在这幅金冬心先生的画像中，便可看出费氏这种用笔的神妙之处。

乌程(今湖州)人费丹旭擅画人物，以仕女、高士为主。因为费丹旭是人物画高手，一直以来以仕女画驰名，与另一位同时期亦以画仕女闻名的改琦被誉为“改费”，而费丹旭同时也擅长写真肖像画的特长，常被有意无意“忽视”或“遮蔽”他“如镜取影”的人物肖像写实之高超技法。笔者认为，尽管可能属“摹”，但此帧

“金冬心先生像”之金农肖像，相对来说，它更接近于金农的真实样貌。无论是罗聘的《冬心先生(金农)像》、金农的《自画像》，虽有标志性的“秃头大脑门”，但考究“扬州八怪”的习风，描绘人物的体貌“不求形似”，极尽夸张，具有漫画意味，则他们笔下的两幅，皆可谓文人画家逸笔的肖像画。

费丹旭不仅是一位仕女画大家，也是一位肖像画能手。“如镜取影，神情酷肖，汤雨生师在杭州时极为推重”，这是清代画家、书画评论家蒋宝龄在《墨林今话》中对费肖像画的评价。

在其传世作品中，费丹旭的白描肖像作品，除《杭郡四先生像册》外，尚有《袁枚像》《东轩吟社画像》等，其风格大致接近。

肖像画需要丰富的艺术构思和高明的组织力，这在费丹旭早年代表作《东轩吟社图卷》中得以充分表现。道光十二年秋，费丹旭奉振绮堂主人汪远孙之命，长年住在杭州，以鬻画为生。当时的杭州文化界活跃着不少名流，他们组建“东轩诗社”进行雅集活动。《东轩吟社图》即是群像式历史人物肖像画，描写27位东轩社友吟诗作画、谈经论佛的学术活动情境。

费丹旭的肖像画既不同于明代画家曾鲸注重墨骨的独特技法，亦有别于清代宫廷画家郎世宁中西融合的绘画风格，扎根传统、融会贯通，根据像主的性格特点和精神品质进行刻画，追求笔、墨、色融为一体。其肖像画的画法，是在汲取传统精华的基础上，遵循着沈宗骞的传神理论，根据“活法”的精神，服从描绘对象需要而创造出来的一种以线条为骨干、笔墨色溶为一体的清新艺术格调。

(作者系艺评人)

# 杭人金农笔下的西溪野梅

■刘方

浙江美术馆的跨年大展“山林气象——金农特展”落下帷幕，记不得是第几次去观摩学习了，总之，吾爱八怪，更爱金农，可以说这场展览是吾杭喜欢扬州八怪，尤其是金农先生的书法绘画爱好者和研究者的一场饕餮盛宴。

根据浙江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周刃的建议，我在一号展厅找到了这位酷爱写画梅竹的寿门金君笔下的“西溪野梅”册页，该套册页来自故宫博物院，是金农1758年绘就的梅花图页中的一开，上面写道：“吾杭西溪之西，野梅如棘，溪中人往往编而为篱，若屏障。然余点笔写之，前贤辛贡、王冕之流，未曾画出此段景光也。曲江外史记。”

该册页开本不大，然作者将左下方作为梅花发生源，向上方和右侧斜下平铺开，画面和题跋刚好形成一个长方形的斜角对剖平衡之势，而中间又留出空白，使画面以小见大却又不使人有满溢之感，很



金农 西溪梅花 君弼艺术院藏

有作者自己的美学结构。细观梅花本身，撑满画面的主要是枝条和枝头的延伸，躯干隐于左下方，所见处均是花蕾满满——有含苞未放者、有含蕊盛开者，有半开半

合者，各种花姿丰富而多彩。

此外，我们在另外一套由钱君甸先生旧藏的册页中，也可以看到相似的一件西溪梅花，画面和文字题跋也大体类似，足可见金农对西溪梅花所爱之深，成为其日常画梅样本的主要来源。

西溪是清代杭州三大赏梅胜地(孤山、灵峰、西溪)之一，以野逸著称，从金农题跋上看，当地原住民常将密集的野梅枝编成篱笆。而金农年少时在杭州，常与朋友圈中的丁敬、厉鹗、杭世骏等文人好友游西溪探梅，这段经历必定深深烙印在他的记忆中。即便中年后长期客居扬州，西溪野梅的景象仍时时浮现，题跋中他得意地认为即使画梅大家王冕、辛贡也在这一点上不能与其相比。

西溪野梅与孤山、灵峰(今杭州植物园)到底有何不同，借用民国文人复人先生在《西溪梅》一文中的观点“梅花的个性原是冷的，超凡绝俗，孤标自

赏，耻与桃李辈竞艳，能少几位伶夫俗客来攀折，此正乃西溪梅花之幸……”。这恐怕也正是杭人金农在画西溪野梅时所秉承的一种不同他人俗客的精神蕴含吧！也正因为如此，如今所见金农的西溪野梅图及题跋，让西溪梅花的野趣形象在清代画坛与文人群体中广泛传播，强化了西溪作为“探梅胜地”的文化地位，成为后世书写西溪梅景时绕不开的艺术参照。

一场大展，不仅是一场综合性的学术展示，所谓的成功，更是要拉近展览与受众之间的距离，让市民游客能够通过画家所绘制的景物走进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那真是高妙的成果。笔者认为金农特展做到了这些，从梅兰竹菊到寻常巷陌，从普通生活场景到佛道的哲理升华，尽在杭人金农的笔下得到体现。

(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湿地博物馆副馆长)